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1 July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1967/2010 号来文

委员会在第一一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
(2015 年 3 月 16 日-4 月 2 日)

提交人:	B 和 C (由律师雅罗斯拉夫·恰佩克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捷克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09 年 9 月 18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7 条作出的决定, 2011 年 2 月 11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5 年 4 月 2 日
事由:	返还财产
实质性问题:	歧视; 有效救济权
程序性问题:	主张的证明; 属事管辖; 属时管辖
《公约》条款:	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和第三条



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第五条第四款在第一一三届会议上

作出的关于

第 1967/2010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B 和 C (由律师雅罗斯拉夫·恰佩克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捷克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09 年 9 月 18 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5 年 4 月 2 日举行会议，

结束审议由 B 和 C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向人权
事务委员会提交的第 1967/2010 号来文，

考虑到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决定：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来文提交人 B 和 C 系德意志民族，分别生于 1933 年 6 月 21 日和 1936 年 12 月 20 日，居住在捷克共和国。他们声称捷克共和国侵犯了其根据《公约》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¹ 提交人的代理律师为雅罗斯拉夫·恰佩克。

* 下列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当前来文的审议：莱兹赫里·布齐德、莎拉·克利夫兰、奥利维尔·德弗鲁维乐、岩泽雄司、伊瓦娜·杰莉克、弗里提·帕扎蒂斯、毛诺·波里提、奈杰尔·罗德利、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尤瓦尔·沙尼、康斯坦丁·瓦尔泽拉什维利及马戈·瓦特瓦尔。根据《议事规则》第 90 条规定，委员会成员安雅·塞伯特佛尔没有参加当前来文的审议。

委员会委员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先生的个别意见附于本决定。

¹ 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于 1991 年 3 月批准了《任择议定书》，捷克共和国通告继承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国际义务，故《任择议定书》于 1993 年 1 月 1 日对捷克共和国生效。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其父母的继承人，其父母是“德族捷克公民”。提交人的父母为农场主；父亲于 1944 年亡故，生前在捷克共和国苏台德地区上因德日霍夫镇拥有一个农场。二战期间，有几名法国和波兰战俘被安排到该农场劳动，帮助德意志帝国生产粮食。提交人的父母善待战俘，让战俘像自己一样吃饱饭，尽管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危险。1943 年，提交人的父母被一名邻居向德国警察告发。随后，德国法院以破坏第三帝国经济和袒护囚犯的名义判其有罪。提交人的母亲被判处 18 个月的集中营关押，但因四名子女年幼而获缓刑。其父最初被判处 24 个月的集中营关押，但随后被命令加入东线的“纪律惩戒部队”。他于 1944 年 6 月 27 日离家，再未返回。1944 年 7 月 27 日，他被宣布死亡，随后由于他是德意志人，财产被国家没收。² 提交人称捷克当局没收财产时没有考虑其父母善待在其农场劳动的战俘且德意志帝国是基于这种行为判其有罪的。

2.2 1992 年，提交人的母亲和 B 向杰钦县政府提出了返还农场的诉求，被县政府驳回，理由是提交人的父亲不是捷克公民。提交人称，县政府没有考虑到提交人、其母亲和姐妹在战后都成为了捷克公民。提交人还称，虽然第 33/1945 号总统令溯及既往地剥夺了德族捷克公民的捷克国籍，但其父亲在总统令于 1945 年 8 月 10 日生效前已经死亡，故不可能受总统令影响；总统令要求采取几项措施，而死人不可能完成。

2.3 提交人提出了重新启动财产返还程序的请求，以证明其父亲生前作为捷克公民，如果在世则有权要求返还财产。该请求被驳回后，提交人向县法院起诉，要求认定其已故父亲的“休眠遗产”（该财产现为接受其父死后财产转移的一个准实体）。提交人在请求中强调没收程序不当，因为没收行为没有得到单行行政法的授权。鉴于此，提交人认为有关财产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至国家手中。但是，县法院裁定国家对农场的没收行为正当。提交人随后向上诉法院和宪法法院提出的上诉均被驳回，理由是提交人“缺乏充分的法益”。法院的论证基于作为第 477/2005 号文件发布的 2005 年 11 月 1 日宪法法院意见（“意见”）。

申诉

3.1 提交人称，缔约国拒绝承认他们有权要求归还其亡父财产的行为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规定。提交人称“意见”有歧视性，因为它阻止当事人针对国家在 1990

² 提交人没有说明缔约国是何时没收的财产或根据什么法令没收的。提交人提供的地区法院判决（日期为 2007 年 6 月 29 日）的译文表明，缔约国认为是根据 1945 年 6 月 23 日第 12/1945 号总统令没收的。该判决还表明，提交人对这一认定有异议并寻求法院确认没收行为是否实际根据一部单行法律以正确方式发生。判决表明，提交人承认，根据宪法法院 2005 年 11 月 1 日的“意见”内容，他们无法要求返还 1948 年 2 月 25 日前（或 1990 年 1 月 1 日后）没收的财产。最后，该判决称提交人认为对有关财产的没收行为不当，所以有关财产属于其父的“休眠遗产”，因此他们有权作为其父的继承人予以继承。根据该判决，提交人还称缔约国利用财产返还法律为错误占有财产找理据。

年 1 月 1 日前没收的财产根据普通民事程序申请返还。因此，提交人认为该“意见”剥夺了他们对其案件实体问题享有的公正审判权，而财产在 1990 年 1 月 1 日后被国家征用的当事人则享有这样的权利。提交人称歧视可能源于缔约国认为有德意志血统者是“捷克人的敌人”。³ 提交人还认为他们由于无法享受独立法官审判而遭到歧视，因为法官在没有考虑原告法益的情况下就直接根据“意见”作出认定。

3.2 提交人还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条。提交人称其父亲的财产被非法没收，原因是没收行为没有得到单行行政法的授权；还称依据“意见”作出判决的法院剥夺了他们在要求返还财产的诉讼中胜诉的可能性。提交人称，在 2005 年 11 月 1 日前，宪法法院认为财产返还法律不阻止在国家非法获得所有权的情况下，针对 1990 年 1 月 1 日前没收的财产申请返还。提交人认为，宪法法院在通过“意见”时，等于在没有修订返还法的情况下改变了上述做法，进而违反了《基本权利和自由宣言》第十一条第四款。⁴ 提交人称，根据该宣言可以“基于合法依据且在给予补偿的情况下”征用财产。提交人称，由于“意见”允许缔约国不补偿其财产在 1990 年 1 月 1 日前被非法征用的当事人，所以违反了《宣言》和《公约》。提交人强调，尽管关于财产返还的法律没有违背《公约》，但“意见”对这些法律的政治解读等同于违反《公约》。他们还认为，任何人如果其财产被没收都有权要求返还，无论自没收行为发生后时隔多久。

3.3 提交人称他们已用尽国内救济办法，并称他们没有将此事提交另一国际机构评议。⁵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11 年 4 月 22 日和 2011 年 9 月 27 日的意见中，列出了相关法律，并指出，第 12/1945 号总统令通常允许没收所有德意志人和匈牙利裔人的农业财产，无论其所属国籍。第 229/1991 号法允许申请返还在 1948 年 2 月 25 日至 1990 年 1 月 1 日期间所有权转给国家的农业财产。⁶ 第 243/1992 号法扩大了第 229/1991 号法的范围，允许将财产返还给根据第 12/1945 号或第 108/1945 号总统令丧失财产的捷克共和国公民，只要当事人没有犯过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罪行且根据 1948 年至 1953 年的法律重新取得国籍(根据第 33/1945 号宪法性总统令取得国籍者除外)。⁷ 根据《民事诉讼规则》第八十条，可以通过诉讼要求法院作出决定，宣告是否存在

³ 提交人援引了刊登在 2007 年 1 月 3 日《今日青年阵线》上的对捷克共和国总理米雷克·托波拉内克的一则访谈，据称该总理表示“我们捷克人内心有某种感觉，即我们的敌人依次是：德意志人、贵族、牧师和移居国外的人。”

⁴ 提交人似乎是指《捷克根本权利和基本自由宪章》。

⁵ 但是，提交人已将诉状副本提交至欧洲人权法院。

⁶ 第 229/1991 号法由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联邦议会在 1991 年 5 月 21 日颁布，1991 年 6 月 24 日生效。

⁷ 第 243/1992 号法(《财产返还法》)于 1992 年 4 月 15 日生效。它规定了如何返还根据贝奈斯第 12/1945 号和第 108/1945 号法令没收的财产。返还财产的条件之一是主张者必须已经通过第 33/1945 号总统令或第 245/1948、194/1949 或 34/1953 号法取得捷克国籍。

某一法律关系或权利，前提是该宣告涉及“紧急法益”。2005年的“意见”规定，根据返还财产法，无法就1948年2月25日前灭失的所有权寻求保护，除非另有法律规定返还这类财产。

4.2 缔约国对来文的事实背景补充称，1992年B和其母根据第229/1991号法向杰钦县政府土地局提出返还诉求。这一诉求针对登记该财产的法人，但诉求于1993年9月7日被驳回，理由是当时作为提交人父亲唯一继承人的提交人母亲未获得所涉财产。所涉财产于第12/1945号令生效之日被依法没收。根据第243/1992号法，原所有者必须符合返还财产的条件，其他权利人的主张皆衍生于原所有者的主张。提交人的父亲仅仅符合第12/1945号令规定的没收条件，不符合其他条件。提交人本身虽然符合其他条件(他们的国籍根据第33/1945号令予以恢复；他们没有进行过反国家的犯罪；而且他们是捷克公民和永久居民)，但由于不是财产所有者，所以不符合没收条件。鉴于此，他们无权要求返还财产。1994年9月22日，提交人的母亲根据宪法提出上诉，主张其已故丈夫系捷克公民。1994年10月5日，上诉被驳回，理由是诉讼“明显缺乏依据”，原因是为没有证据表明提交人的父亲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或已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籍。此后，提交人的母亲亡故，其四名子女经认定成为等份继承人。1996年8月30日，他们提出重启返还程序的请求被驳回，理由是他们无法证明其父有捷克国籍。1997年1月31日，他们的上诉被农业部中央土地局驳回，理由是提交人的父亲于1938年10月10日根据外国占领军的规定取得德国国籍，死时为德国公民。随后，提交人向布拉格高级法院提出上诉；1997年5月29日诉讼由于程序原因终止。⁸ 缔约国称，提交人似乎没有就高级法院的裁决提出宪法上诉。2002年，提交人针对多个法人单位向杰钦县法院提起多次诉讼，要求认定农场仍然是其父亲的休眠遗产。这些诉求基于同样的法律论点(即，由于找不到没收行为所依据的单行法律且不可能没收休眠遗产，所以没收行为非法)，但法院适用“意见”，驳回了多数主张，理由是提交人在所请求的宣告中没有法益，因为这种行为试图绕过关于财产返还的法律。但是，由于应提交人本人申请暂停了诉讼，有两项诉求目前还没有审理。县法院在提取大量证据和查阅历史档案的基础上，驳回了第一项诉求，即提交人对国有企业 Lesy Ceske republiky 的诉求。县法院从这些档案中确认农场已经被没收，而且原审原告本人在返还诉讼中已注意到财产是根据第12/1945号令被没收的。县法院认为，由于时间久远无法找到关于没收的单行行政立法，不一定就意味着该法律在当时不存在，也不意味着没收行为无效。2007年12月20日，地区法院判维持县法院判决，根据“意见”认定提交人对宣告所有权缺乏“紧急法益”。2008年7月7日，提交人向宪法法院提出的上诉被驳回。宪法法院认定提交人所提遭到法院歧视的主张缺乏重要的事实和宪法依据，因而属于“明显缺乏依据”。2008年，提交人根据宪法针对第二、三和四项诉求提出的上诉同样被认定明显缺乏依据。⁹

⁸ 缔约国结合《民事诉讼规则》第250(d)(3)条援引了第248(2)(e)条。

⁹ 缔约国称，第二项诉求的被告是捷克共和国土地基金会，第三项诉求的被告是1997年通过返还得到争议不动产的V.H.。她的父母1946年至1965年拥有该不动产，此后被迫捐献给国家。V.H.主张其父母对该不动产的时效取得。提交人第四项诉求的被告是五名自然人。

4.3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救济措施，原因是他们没有就 1997 年 5 月布拉格高级法院的判决提出宪法上诉，该判决驳回了提交人根据第 243/1992 号法提出的返还农场的请求。提交人通过诉讼要求宣告争议不动产仍然属于其父亲的休眠遗产，此举不构成国内救济措施，因为这类诉讼无法逆转原始返还决定或其后果。此外，提交人虽然称其没有提出宪法上诉是因为宪法法院只受理发生在 1948 年至 1989 年的没收案件，但第 243/1992 号法明确指出这一期限并不影响该法的运作。缔约国还称 2008 年 B 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请，2009 年 3 月 3 日该法院以明显缺乏依据为由拒绝受理该申请。

4.4 缔约国还认为从可受理性和案件实体问题来说，提交人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也明显缺乏依据。不存在不动产诉讼败诉后有权要求重新判决的根本权利，而且对返还主张规定时限(如第 243/1992 号法所含时限)本身不构成对《公约》的违反。此外，提交人无法证明其符合第 243/1992 号规定的返还条件，责任不在于缔约国。国际组织不可能对国内法律作出不同于国内当局的解释，也不可能认定返还法中的不合常规规定(如公民身份要求)可以完全在返还法本身规定的程序之外提出质疑。根据委员会的先例，如果差别化待遇基于合理且客观的标准，就不构成歧视。提交人的财产并没有被征用，原因是提交人不拥有该财产，也没有充分证据支持其对财产的部分主张存在会被支持的合理期待(因为有关机关从来没有支持过他们的主张)。共产党政权垮台后一些人的财产所有权受到干预，如由于公共工程建设导致他们对财产现有和正在行使的权利被剥夺，而提交人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提交人几十年来都没有行使所有权。因此，差别化待遇的直接原因是所涉人群完全是不同的两类人。缔约国注意到委员会的认定，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垮台后通过的补偿该政权受害人的法律，似乎不因该法不补偿前政权被指不公行为的受害人，而构成第二十六条含义范围内的显然成立的歧视”。¹⁰ 宪法法院在通过有关“意见”时并没有创造财产返还方面的新规则，只不过是对现行返还法作出了解释，而且法院是在提交人提出其主张之前就这样做的。缔约国认为被该“意见”排除在外的主张在国内法中并没有依据。立法机关和宪法法院都认为基于适当的公共利益的考虑，需要对返还法覆盖的范围加以限制，原因是只能对过去发生的一部分不公正现象进行补救。提交人未能成功从财产返还法中获益是多方面原因造成，并不是因为该法本身必然导致的结果。

4.5 提交人称由于在国家档案中没有找到没收令，因而征用有关财产的行为并不合法。缔约国认为，根据第 12/1945 号总统令并不需要签发没收令；总统令规定的是“依法没收”。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的律师“经常在各种程序中使用这一观点”，但提交人并没有援引相关国内法律或法律实践来证明这个观点。缔约国还认为，委员会无权对国内法的解释和适用、特别是对几十年以前有效的法规进行重新评估。

¹⁰ 见第 643/1995 号来文，Drobek 诉斯洛伐克案，1997 年 7 月 14 日通过的意见，第 6.5 段。

4.6 在回应提交人对捷克司法机关独立性的质疑时，缔约国指出，宪法法院的所有法官，都是根据共党政权结束后颁布的宪法，由依照民主程序成立的国家机关任用的。特别是，宪法法院的法官是由与共产党无涉且反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总统任用的。而且，总统任用法官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而在参议院中共共产党的议席非常少。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在 2011 年 7 月 1 日的评论中，提交人重申由于在缔约国的档案中没有发现没收令，没收其父亲财产不合法。提交人称，直到他们亲自去查档案时才发现没有没收令，并称缔约国没有出示过相关没收令。他们还认为当局没收财产是因为其父亲属德国国籍，这构成歧视。他们还认为相比于财产在 1948 年 2 月 25 日前被没收(此后得到归还)的人来说，缔约国在歧视他们。提交人称“意见”违反了一项基本原则，即：无论时隔多久，非法持有财产者都应返还财产。提交人认为他们在 1945 年后没有机会就没收一事提出质疑，因为在一个共产主义色彩愈加浓厚的国家里，没有人愿意在没收财产的问题上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是在共产党于 1990 年被赶下台后才第一次有机会起诉。缔约国认为提交人试图绕过关于财产返还的法律，提交人予以驳斥，并称他们只是试图就休眠遗产得到一个宣告。

5.2 关于用尽国内救济办法的问题，提交人称他们没有向布拉格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原因是他们发现宪法法院系统性地拒绝支持就 1948 年之前发生的没收行为提出救济的诉求，因此即便上诉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提交人还称在宪法法院通过“意见”时，有四名法官以前是共产党员，本应回避该案审理工作，因为该案涉及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提交人称如果上述法官回避，由于达不到 9 名法官的法定人数，就不会通过有关“意见”。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关于可否受理的审议

6.1 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依照《议事规则》第 93 条，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决定来文是否可受理。

6.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确认，同一事项未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不是本案障碍。¹¹

6.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条提出的诉求：由于不存在没收行为所依据的单行行政法，所以没收有关财产不合法；“意见”对财产返还法的解释等于允许缔约国不对 1990 年 1 月 1 日前财产被非法征用者进行赔偿；捷克法院通过援

¹¹ 委员会注意到同一案件以前由欧洲人权法院审议过，2009 年 3 月 3 日该法院以明显缺乏依据为由宣布不可受理。

引“意见”，剥夺了他们获得返还的可能性；他们有权要求返还财产或得到赔偿。委员会回顾，《公约》不保护财产权，¹² 因此委员会因属物理理由无权审理对该项权利的任何据称侵犯。此外，委员会虽然对所称没收有关财产时发生的情形感到痛惜，但认为《公约》不能回溯适用——没收发生在 1945 年，在《公约》和《任择议定书》生效之前。¹³ 最后，委员会回顾，个人只能结合《公约》其他条款援引《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该款自身不能引起根据《任择议定书》提出的诉求。¹⁴ 鉴于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和第三条这些诉求不可以受理。

6.4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十六条称，由于他们有德意志血统，捷克司法机关就通过适用“意见”歧视他们——该“意见”限制性地解释财产返还法，基于财产的没收日期对原告进行差别化对待。在这个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这种时间限制构成歧视性待遇，原因是该限制防止财产没收的时间在规定时间范围之外的当事人获得返还。由于相关财产是在 1948 年 2 月 25 日被没收的，宪法法院通过“意见”确立的时间限制阻止了提交人要求返还财产。但委员会认为这一时限平等适用于所有人。委员会强调提交人没有解释时间限制与民族或族裔有何关联。鉴于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递交的材料无法支持他们的观点，即捷克法院对要求返还财产的案件适用“意见”是对他们的民族或族裔的歧视。综上所述，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出于受理目的，证明适用“意见”属于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歧视。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一诉求不可受理。

6.5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十六条称，他们没有享受到独立法官审判，原因是法官在适用“意见”时拒绝审查原告的法益问题。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在“意见”发布机关宪法法院的法官中，有几名法官过去是共产党员，这几名法官本应回避，那样的话便不会发布有关“意见”，提交人要求返还财产的诉求也不会由于时间限制而被驳回。如委员会以前多次指出的，委员会不是终审法院，不能对事实认定或国内法的适用进行重新评估，除非可以确定国内法院的程序是任意的或等同于剥夺公正。¹⁵ 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对国内判例的实质内容有异议，但未能出于可受理性目的证明捷克宪法法院发布“意见”和其他法院适用该“意见”等同于任意行为或剥夺公正。鉴于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该项诉求不可受理。¹⁶

¹² 见第 724/1996 号来文，Mazurkiewiczova 诉捷克共和国案，1999 年 7 月 26 日作出的不可受理决定，第 6.2 段；第 544/1993 号来文，K.J.L. 诉芬兰案，1993 年 11 月 3 日作出的不可受理决定。

¹³ 见第 1748/2008 号来文，Bergauer 等诉捷克共和国案，2010 年 10 月 28 日作出的不可受理决定，第 8.3 段。

¹⁴ 除其它外，见第 1834/2008 号来文，A.P 诉乌克兰，2012 年 7 月 23 日作出的不可受理的决定，第 8.5 段。

¹⁵ 见第 541/1993 号来文，Simms 诉牙买加，1995 年 4 月 3 日作出的不可受理决定，第 6.2 段；第 1138/2002 号来文，Arenz 等诉德国，2004 年 3 月 24 日作出的不可受理决定，第 8.6 段；第 917/2000 号来文，Arutyunyan 诉乌兹别克斯坦，2004 年 3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第 5.7 段；第 1528/2006 号来文，Fernández Murcia 诉西班牙，2008 年 4 月 1 日作出的不可受理决定。

¹⁶ 鉴于其调查结果，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出于可受理性目的审查缔约国关于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救济措施的主张。

7. 综上所述，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三条，对来文不予受理；
-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来文提交人。

附录

[原文：法文]

委员会委员奥利维尔·德弗鲁维乐、毛罗·波利蒂、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的个别意见(部分有异议)

1. 在关于 B 和 C 案的决定中，委员会认定提交人根据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提出的主张不可受理。
2.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第二条提出的诉求不可受理，我们表示赞成，但认为虽然委员会在其决定的第 6.3 段列出数项不受理的理由，但只有第一项是决定性的，即第二条只能结合《公约》其他条款加以引用。特别是，委员会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依赖所谓缺乏属时管辖权。这样说至少有两个正式原因：第一，由于缔约国没有依赖这些理由，委员会就不应主动提出(见第 R.10/44 号来文，Pietroroia 诉乌拉圭案，1981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意见)。第二，委员会只针对基于第二条提出的诉求适用这些理由，而没有针对基于第二十六条提出的诉求适用这些理由，缺乏一致性。此外，委员会明确援引 Bergauer 等诉捷克共和国案以创设这种例外，但该案的论证多有瑕疵。然而并无必要深究这一点，原因是我们认为委员会在本案中本来就不应该考虑这些理由。
3. 我们还赞成委员会在 6.5 段作出的认定，这涉及申请人根据第二十六条提出主张的第二部分。这一主张的确证据不足，可以以明显缺乏依据为由驳回。
4. 委员会认为申请者的第一部分主张也可以以缺乏依据为由驳回，我们对此表示尊重，但有异议。这一主张是，由于他们有德意志血统，捷克司法机关就通过适用“意见”歧视他们——该“意见”限制性地解释财产返还法，基于财产的没收日期对原告进行差别化对待(见委员会决定第 6.4 段)。对此，委员会的回应是，1991 年财产返还法规定且被宪法法院和提交人案件原审法院重申的时限“对所有人平等”适用。委员会还认为“提交人没有解释时间限制与民族或族裔有何关联”(见第 6.4 段)。
5. 我们认为提交人的主张证据充分，应对案情予以审查。没收财产的依据起初是第 12/1945 号总统令，这项总统令“通常允许没收所有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农业财产，无论其公民身份”。但是，1991 年的财产返还法“允许申请返还在 1948 年 2 月 25 日至 1990 年 1 月 1 日期间所有权转给国家的农业财产”(见第 4.1 段)。所以，可见该法适用的时间范围不包括针对 1945 年发生的根据 1945 年总统令没收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财产的行为提出的返还主张。
6. 此外，在本案中政府本身似乎至少承认在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差别化待遇”：“共产党政权垮台后一些人的财产所有权受到干预，如由于公共工程建设导致他们……的权利被剥夺，而提交人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提交人几十年来都没有行使所有权。因此，差别化待遇的直接原因是所涉人群完全是不同的两类人”(见第 4.4 段)。

7. 委员会本应要求缔约国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以此进一步审查这一主张的实质问题。

8. 委员会批评提交人没有解释法律规定的时限与所称由于民族或族裔背景受到歧视之间存在的联系。换言之，委员会将举证责任完全置于提交人一方，而提交人已经证明了 1991 年法律中规定、并在之后得到重申的时限与对一类人的潜在歧视之间的联系。基于这一证据，委员会本应在审查案情时表示，缔约国不仅要证明时限本身不具有歧视性，还要证明时限不会造成间接歧视，也即时限不会产生有害效果，“只影响到或不成比例地影响到具有某一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身或其他身份的人”。^a 在本案中，问题是德意志人是否唯一受到有关时限影响的人群，或者说相比于其他人群他们是不是受到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如果委员会得出这种结论，还要给缔约国机会证明违反第二十六条定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是出于合法目的且基于客观和合理的依据。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就所称歧视进行充分“解释”，这样做使他们承担了过重的举证责任——而缔约国本身承认存在差别化待遇，却没有就差别化待遇的理由作出解释。

^a 见第 998/2001 号来文，Althammer 等诉奥地利案，2003 年 8 月 8 日，10.2 段。